

教授們的一天

黃玉幸

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

一、前言

大學教師與中小學教師擔負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教育工作，不同的是，大學教師有「教授」等級與身分，為高等教育知識份子，傳承教育文化與知識技術，培育國家人才，直接影響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。大學教師大多為博士、博士後研究或高等技術專業人才，被認為高社經地位群，也自我期許為社會知識良心，為國家經濟貢獻，為人類文明傳薪。

二、私立大專校院的經營現實

我國近年來普設高等教育機構且逢出生率降低，諸多社會現實有如波濤巨浪侵襲大學的價值與理想。每所私立大專校院努力爭取政府機構大型計畫，例如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、典範科技大學計畫等，以提高學校能見度。各大專校院為維持基本運作，全體總動員招生，惟恐生員不足以致系所或學校關門，祭出獎優汰劣的用人法則，緊縮經費成本，一切行政作為，「問的是『下一年學生報到率還可以嗎？』，而不是『學生到校學習達到了學校目標嗎？』」

大學教師處於當今校園生態，年年接受教師評鑑，已成為必要生存技倆，個個文武全才，爭相寫計畫向各單位爭取經費，到企業拿校外專業服務契約；人人三頭六臂，奔波國內外

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，練就應變校內各單位增刪考核積分規則，超時工作、超量負荷又微薄之待遇，「問的是，『下一年還可以拿到聘書嗎？』而不是『選擇當老師的初衷還在嗎？』」

三、實例舉隅

（一）投入教學難以量化

謝教授身處競爭激烈之校園，了然於心的是，大學教師以教學為主，引導學生學習方法，培養批判思考能力，啓迪探究學問等教育價值，須在一節一節課堂師生互動而成。從不挑上課時段，不固執開課科目，不選擇上課班級或人數，學生口耳相傳，熱烈選修她的課，每科都開成，每班六十名學生。

每天有課、沒課都到校，除課堂教學外，應用教學支援平台在課後與學生討論，如期批改作業，以多元教學方式吸引學生專注上課，經常埋在學生的小組報告或如山的作業、試卷堆裡，每學期從學生回饋增修教材。對她而言，上班的每一天，不是在上課、就是在準備上課，或撰寫教學日誌省思教學。

謝教授認為持續發展教學專業才是確保教學品質途徑，寒暑假自費參加各種教學研討會或教學工作坊，與不同領域教師研討教學方法，閱讀教

育期刊雜誌。

教學品質難以具體估量，教師評鑑舉證不出具體教學績效，教學項目占三十分，沒有指導專題、論文，沒有申請教學改進計畫，也沒有帶隊參加教學競賽，拿不到該項高分，而研究、服務項目只能湊點基本分數，當系所依教師評鑑成績排名論去留時，就要成為「流浪教師」了。她堅持教育工作的使命在培育人才，把握當下每堂上課時光，小心翼翼地呵護教學專業的火苗。

（二）研發成果難掩為師之憾

溫教授在機電工程學術領域頗具成就，有六名研究生跟著他做研究，每年要向國科會或教育部、經濟部申請研究或產學計畫，經費用來支付研究生助學金等。每天一大早進實驗室，了解學生進行實驗情形，再開電腦看郵件，投遞文稿等半年終於被接受，一週內須依審查意見修改；友校下個月有機器人競賽，要鼓勵學生組隊報名參加；企業舉辦機電群碩士論文競賽，去年慘遭滑鐵盧，今年要再組隊參加；大四專題生的全國競賽，研發處通知明天以前要交出海報；系辦催交出差申請表，須先墊錢訂旅館，這些瑣瑣碎碎、芝麻小事，分別放置存查、待辦、急辦資料夾，貼上紅點標籤提醒今天速辦事項，匆匆拿起教科書，走進教室上課。

下午約專題生討論參賽作品，多次測試失敗，須到工業區找熟悉工廠實地測試，立刻聯繫廠商，那輛老爺

小車載作品和三名研究生，開了近一小時車程，與電機師傅討論修改模組，重新布線，弄到半夜略有眉目，分別送學生回宿舍，清晨五點回到家，小憩一下，又是忙碌的一天。

八點約廠商談專利申請的事，十點參加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審查會議，十二點半與工業區的廠商簽專業服務契約，協助公司技術研發。前年起，學校規定教授職級每年至少有三十萬元以上的校外服務技術轉移金，他從帶領學生專題製作，參加國內外大小競賽，進而競逐國際發明展得獎，接觸工業區廠商，參與產業轉型技術服務，獲得技術轉移金，以增加學校經費。

教師評鑑研究項目比例百分之四十，他可以拿滿分，但沒有空出來的時間寫學生晤談記錄表，沒有空出來的手做教學檔案，也沒有多餘心力撰寫講義教材，所以教學、服務項目就拿基本分，勉強過關。當教授，他只取專業技術學術研究這一瓢，再多的時間管理妙方，都比不上穩穩地、一步步地為大學生、研究生蓄積就業競爭力，為產業注入創新能量。

（三）導師工作無盡關懷

辛教授任教建築設計系，因多年業界服務經驗受邀擔任新生及進修部畢業班導師，一則及時挽回就學意願不高學生，以免休退學；二則藉助他的人脈協助畢業班學生及早接觸職場。他每天早上七點多到校，檢查學生作業，再到設計教室，了解學生準

備上課情形，同時約談缺交作業學生。

「學生沒來？」手機連絡轉語音信箱，掛念「是否到學校途中發生什麼事？」，昨晚又到醫院探問進修部車禍學生，已昏迷一週，不醒人事。學生陸續進教室，他巡視各組，有時捲起袖子與學生討論測量是否精準，有時坐著與學生修改作品，時間在一次又一次專注地指導學生中流逝，感覺有些餓時，已是下午一點多了。

暫告一段落，到人潮已退的學生餐廳，買個便當回到研究室，邊用餐，邊看生活輔導組的信，「昨天教室清掃列為『警告』」；手機簡訊有三則缺曠超過十節的學生，打電話聯絡家長，「老師，孩子不去上課都是她的爸爸寵壞，你找她爸爸說…」、「老師，你們學校怎麼老是通知一些壞事…」。

吁！轉換心境，留言班長語音信箱到系辦補填保險資料，再到學輔中心參加輔導知能研習。回研究室，兩封學生申請推甄研究所的推薦表，親筆工整寫好推薦函，已是夜幕低垂。

回家洗個澡，再到學校看學生在專科教室工作情形，聯絡缺交作業的學生，「他正在打工…」，聯絡就業輔導組要求的校友就業情形調查，「士軒不在，你是不是詐騙集團？」想起學生租賃安全訪查資料尚未完成，騎摩托車依學生租屋資料找住屋或房東，沒想到這學生租得這麼遠，找到時已晚上十一點，再看一下安全措施，凌晨回到家。

他每天繞著學生的學習、心理或

生活團團轉，導師只是服務項目之一，不求當選優良導師，只想當導師，才能近距離關心學生，但導師評比嚴苛，每年至少刷掉十分之一名額（三年考核不能晉級，且沒年終獎金）。他沒想太多，關注學生在校生活，耐心地處理學生問題，守著與學生相處這塊堡壘。

教師評鑑交不出學術研究成果，提不出執行計畫成效。篤定的是，只要當教授的一天，就要陪伴學生扎實磨練，成就學生日後發展，眼前這些辛勞，他甘之如飴，因為，導師是無限責任，也是無盡關懷。

四、結語

大學教授們的一天，交織學術殿堂的烽火；大學教授們的一天，維繫教育傳承的使命。「血汗大學」依舊有教授們的教育愛，依舊有教授們守護教育希望，留住教育工作者的價值與尊嚴，直到那所大專校院因招不到學生而「退場」，那個系所因學生註冊人數不敷成本而「熄燈」，學校退場，系所熄燈，教授們「失業」。

「血汗大學」別忘了學生是人，有無限潛能；別忘了學校的產品是社會各行各業人才，不是訂製的物品。「血汗大學」別忘了大學的學術自由，教授們是專業自主。

每學年度各校系所教師評鑑積分排序，淘汰了後端，也澆熄了前端教授們的教學、研究與服務熱忱，試問，沒有教學專業、研發創新及人文關懷

的教授們，還是一所大學嗎？能留住
學生嗎？能吸引學生就學嗎？能培育
開放民主的社會公民嗎？

